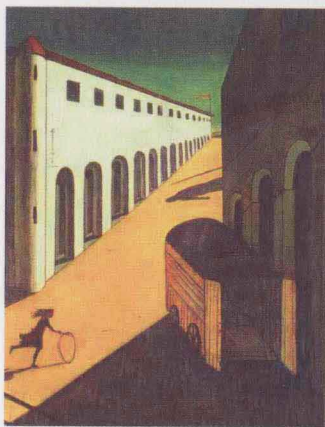


文人的闲话

何 频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文人的闲话

何 频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 城 出 版 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文人的闲话 / 何频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3.5

(书蠹丛书)

ISBN 978-7-5360-5870-5

I. ①文… II. ①何…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8355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文 珍

技术编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礼孩书衣坊

-
- | | |
|------|---|
| 书 名 | 文人的闲话
WEN REN DE XIAN HUA |
|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 334 号) |
| 开 本 |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
| 印 张 | 6.75 1 插页 |
| 字 数 | 100,000 字 |
| 版 次 |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25.00 元 |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在黄宾虹故居	1
功夫在字外	5
文人的闲话	10
邓拓与苏轼的画	13
远去的董先生	18
看齐白石年谱	23
《文心雕同》和吴德铎	28
《顾颉刚书话》	33
丰子恺和《护生画集》	37
花落春仍在	41
嵇康与傅雷	50
开禁购得《金瓶梅》	55
情书里的图画	60
书票中的色情	64

施蛰存与李白凤	68
登封碑故事	73
漫游缘缘堂	79
老书虫金性尧	86
话说延安的厚重和包容	90
西南联大旧址访碑	93
不止于鸟兽草木虫鱼	96
闲话孙犁	100
明朝的一桩植物学剽窃案	103
那些年：我读胡适的书励志	107
旅游与旅行	117
己丑年之齐白石	121
南方雪 北方雪	125
买降价书的快乐（之一）	137
买降价书的快乐（之二）	141
买降价书的快乐（之三）	146
吴蔼宸和《历代西域诗钞》	151
迷人的桂花	156
布谷的声音	159
济南的藕神祠	163
小城的香椿花	167
布达拉宫后面的书店	171

崇陵的白皮松	174
探菊问史小记	178
黄苗子和徐悲鸿	184
故居散碎	190
文人闲话之赵清阁（一）	196
文人闲话之赵清阁（二）	201
跋	206

在黄宾虹故居

杭州的黄宾虹故居说是位于棲霞岭三十二号，其实就在门庭若市的岳王庙后面不远处。十月末的一天下午，快五点钟了，我风尘仆仆地赶到这座小院的月亮门前，守门人售了票又和蔼地对我说：“快下班了，请抓紧时间看吧！”

天灰蒙蒙的，仿佛已是黄昏，此时此地并没有别的参观者。我略微放松一下情绪，开始打量这座依山势而筑的庭院。四周环墙植着嘉木奇树，只见卵石铺就的地面上落满了桂花凋谢的金银屑；迎面居中的小花坛上，一株细叶红枫和几竿偃卧的筱竹轻指着黄宾虹先生的汉白玉雕像，那造型若真人大小，沉思中又生了出尘之势，颇得大画家暮年的风神。靠山的两层西式小楼就是纪念室了，它的一

层为两进两间四室的格局，因为是老房子，今日看来，显得十分清简且逼仄。左边一半，四壁挂着展示画家生平的照片和说明，间或有几张书画作品的复制件。我有点失望。在我的心目中，黄宾虹先生晚年的山水画里，那种墨色淋漓，如古人所评“白摧朽骨龙虎死，黑入太阴雷雨垂”的意象才是他艺术生命活生生的显现呀！就在我彷徨的时候，右边的里间隔着一道纱门，闻声步出一个戴眼镜的文弱女子，看上去似已接近中年。当她听我说是郑州来的，刚住下就专程找到这里来，分明是真有诚意时，于是，她告诉我自己姓骆，是浙江省博物馆的专业研究人员，负责管理这个纪念室。她带我到里边参观，并耐心地解释我的提问。

右半部向阳的一间屋原是黄翁的画室。靠墙的红木条几上，除了一尊青花瓷瓶，一长排摆着主人早年和友人邓实合编的《美术丛书》，这部四集一百六十分册的类书，集我国古代美术专著的大成，黄宾虹一生学问根基多生于此。居中是一个大画案，昔日黄翁作画的工具连文房四宝依旧，尤其是覆盖其上的那块一米见方的草绿色画毡，星星点点落满了泅沉的墨迹，仿佛可以嗅到佳墨的余香。一九四八年，八十五岁高龄的黄宾虹先生由北平南返，应聘做了国

立杭州艺专的教授，遂居此直至最后。这座小楼原本是一位旧军人的别墅，淡泊自守的黄翁对此处环境十分满意，画室隔窗便可望见棲霞岭绵延峰峦上的苍松和翠柏，隔着林木便是波光潋滟的西子湖了。墙上悬一帧摄于一九五三年冬季，黄翁身着厚实棉衣在挥毫作画，夫人宋若婴为之抁纸理墨的照片，是当年老骥伏枥的真实情景。

我们的话锋自然探及黄翁的艺术世界。作为一代国画大师和学术巨匠的黄宾虹先生，其“浑厚华滋民族性”的水墨艺术理论和高产的创作实践对后人影响巨大。不仅是山水画和花鸟画，而且他的书法艺术成就也很高。我想起来了，陈天然先生很崇尚黄翁的书法，他曾经专门集黄字用以借鉴。骆女士眼神为之一亮。我又说，河南画家李伯安作过一幅晚年黄宾虹的水墨头像，可谓形神兼备。骆女士兴奋地说：“原来先生在中原同样有知音，存在巨大的影响呀！”

接下来，她指着画室里一对磨得布面泛白的沙发，分别讲述了陈毅将军和傅雷、李可染先生当年专门来此拜访黄翁的情景，我顿时产生了和先贤围炉共话的暖洋洋的感觉。最后来到用做陈列馆办公室的里间，因为依山又背光，白天还开着电灯，看到桌上摊着各种有关画家资料。我仔

细询问黄翁交友的几个细节，骆女士如数家珍，一一作答。她又特别提示我应该注意黄宾虹和广东人的关系。我们仿佛一道穿行在中国近代艺术史的长廊中。黄宾虹不仅是位承先启后的大画家，青年时期还是一位激进的爱国者。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艺林和国画界关于重新认识黄宾虹的呼声趋高。今年，国家专门发行了纪念黄宾虹的邮票，黄宾虹研究会在沪杭等地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他的文集也在全面整理出版之中。说到这些，骆女士脸上洋溢起了职业的自豪。

秋天的岚气在山上和水面弥漫着，天色越发显得昏暗起来，我们不得不中断交谈。独自赶回我居住的饭店，西子湖畔早已华灯初放。饭后饮着茶水，打开浙江美院出版社出版的《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四大家研究》一书，这是一本论文集，骆女士名坚群，她有文章选录其中，是就黄宾虹先生和弟子的一组通信谈画家学术思想的，文章的题目极有韧性和诗意，曰《三眠三起，穿茧而飞》。是夜，黄宾虹先生和骆坚群的文章，把我的思绪扯开很长，很长。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三日

功夫在字外

前辈学人陆颖明（宗达）的嫡孙，现在也为学人的陆昕，近时左右开弓，一著一编，连出了两本关于启功的书。写的那一册名为《静谧的河流·启功》，其中不谈书法，专讲传主“因善书而引发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收入山东画报出版社的“名人照相簿”丛书，读来亲切脱俗。编的则是华文出版社《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启功卷》，分自述自传、学术和随笔、短论与诗三大块，凡二十三万言，其实是启功先生著述的选集。我交替阅读着这两本新书，仿佛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求学时光，上课听老师解说道文本融会百家，神采飞扬，多为老师的情绪渲染所感动；下课后又细读原作，亲尝梨味，实在又生了许多对启功先生的会心。

启功当初向贾羲民学画，并由贾先生介绍请教于名家吴镜汀。十七八岁时，经一位远房叔祖的引见，又得入跨车胡同齐白石门下问学，艺术的灵苗遂在其心中节节升高。

书画是笔墨功夫，师傅带徒，每每口授心得，往往是就事论事，即兴式的居多，需要弟子八面意会，综合理解方可获其要旨。齐白石画室中常年挂着宋人陈抟的一副对联拓本：“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钦羡之余，先生总以临写多遍而不得前贤笔意为憾事。齐师还出示过自己的书画旧作为学生批点讲解，分明有篆书对联与何绍基一路的题跋。某日，白石老人谈到书法训练，却反对临帖。“字就那么写去，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口气一味地自信和固执。细心的启功并不敢随声附和，他悄悄拉开记忆的抽屉，里面又有老人盛赞过唐人李邕的《云麾李思训碑》的语录。为什么先生言行不一？启功一直疑而不决。颇过了一些时日，他终于悟到了其中的含义：所谓“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只是白石老人晚年急欲融化从前所学遍的各家，摆脱临摹的痕迹，努力树立别开生面的个人风格而已，他是在明确表达自己内心的希望。但是，“当他对学生说出时，漏掉了前半”。

启功做学问和读书，不仅不盲从先生，亦不轻信书本和古人，曾做翻案文章，识见令人耳目一新。

画师毛延寿因丑化王嫱而被皇帝斩首，似乎已是千古定案。可是，启功填《昭君词二首》，曾撰小序：“古籍数载昭君之事颇可疑，宫女在宫中，呼之即来，何须先观画像？即使数逾三千，列队旅进，卧而阅之，一目足以了然。于既淫且懒之汉元帝，并非难事。而临行忽悔，迁怒画师，自当别有其故。按俚谚云：‘自己文章，他人妻妾。’谓世人最常矜慕者也。昭君临行所以生汉帝之奇慕者，为其已为单于之妇耳。……余所云：‘初号单于妇，顿成倾国妍。’则探本之义也。论贵诛心，不计人谓我‘自己文章’。”于是，他又作诗叹曰：“古人各著书，所以教后代。后人遂其私，言好行则坏。掠财及杀人，二者包无外。亦有蚩蚩氓，动色望之拜。”

启功不仅仅是汉语言文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又是诗人、史学家，作为满族爱新觉罗氏的后裔，他对一部《红楼梦》的研究，也建树颇多。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来多次重印的《红楼梦》四卷本，即由启功笺注。那篇《读〈红楼梦〉札记》，他对何以曹雪芹采用“寓真

实于虚构的写作手法”，四条原因总结得也堪称独到：

一、自古的统治者都不肯让人知道他们的真实生活，所以汉代孔光口不言温室树，宫廷院中的树都不敢说出，那么皇帝的其他生活之保密可知。至于和皇帝最亲近的皇族贵爵们，某些生活也和皇帝有共同之外，如果有人无意写出，也会引起误会，何况其中原本具有讽刺意味的呢？所以白居易的《长恨歌》分明是写唐明皇，但开头必须写“汉皇重色思倾国”，道理一样的。

二、作者生存在清代康熙后期到乾隆时期，这时正是清朝政权盛衰的关键阶段。历史告诉我们，封建统治者们愈到衰弱的时期，忌讳愈多。官僚贵族的生活，完全写出，已经要遭忌，何况本书又有若干揭露、批判和谴责，那么祸患必然是会招致的。在当时所谓“文网严峻”的时期，作者何至于那么必要自投罗网呢？

三、作者以他自己的家庭、亲戚的生活为主要模型来创作这部小说，在狠狠地揭露、批判和谴责的背后，实在还有一定程度的惋惜和“恨铁不成钢”的心情。甚至作者似乎有意站在荣府一边，提出“祸首”是宁府，而处处加

重谴责他们。因此“吐之为快”的同时，又不愿十分露出模型中的真人真事。

四、在封建社会里，撰写通俗的小说、戏曲已然被认为是“背礼伤教”，至少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事，再说小说、戏曲如果涉及妇女生活，更要被骂为“议人闺闼”、“应下拔舌地狱”，何况又是以自己家人亲戚做模型呢？

作者在这种种的封建压力之下，所以不得不屡次声明是“假语村言”（第一回），又郑重提出“将真事隐去”（第一回），都是这个原因。……^①

黄庭坚在《山谷集·论书》中曾说：“原书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文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纵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如是观启功，先生之书画如何不是传世佳作呢？

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日

^① 启功：《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启功卷》，第255—256页，北京：华文出版社，1998年版。

文人的闲话

哪一个文人是省油的灯？开初嬴政焚书，司马迁就认定是由文人李斯在作怪。那厮也忒可恨，继而又在始皇帝耳边进同窗韩非子的谗言，韩终于被捕入狱，又服药自杀了。今日之看官多为一部《世说新语》蒙了眼，言必赞名士风度是“六朝气象”，疏忽了汉魏之际真正是险象环生、杀机密布的一个时代。作过《悼亡诗》和《秋兴赋》的美男子潘岳，艺文方面尽管同陆机齐名，但也是一个说闲话谤人的老手与能手。当年，学术为事功以外的余事，文人亦官亦文。山涛为吏部长官，负责选贤任人，后进之流和峤、裴楷与王济诸人，一时同山涛交游甚密，阻了“帅哥”潘岳的进身之途，这潘生气恼中便作谣言，谩骂山涛是一

头受坏人牵制的蠢牛。那段顺口溜这样说：“阁东，有大牛，和峤鞅，裴楷鞅，王济剔鬃不得休。”

潘岳后来同石崇获罪俱亡，落下人品卑劣的千秋骂名。人或说这是古时候的烂豆子了，料不到境迁事不过，那留过洋，接受了西式教育的大教授竟同样不能免俗。

话说胡适之曾为冯友兰的老师，仅年长学生四岁，冯后来学术亦成名，二人遂生了学术分歧，胡适还轻视冯的人格。两岸睽隔后，胡适每每放言讥讽冯友兰。《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记载：一九六一年某日，传主同钱思亮闲摆龙门阵，话锋很快又转至冯友兰。胡说：“他本来是一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实际上，冯是一九四八年二月从美国返回的。宗璞在《三松堂岁暮二三事》一文里忆老父曰：“1948年父亲从美国回来，带回一个冰箱，当时是清华园中唯一的，大概北京城也不多。知道校医院需要，立即捐出。”胡夫子论人之短也“大胆假设”，同“小心求证”做学问的原则背道而驰，太离谱也太失身份。